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

豫章　朱健子强父著

弟　朱徽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鈕鈜霜鳴父較

國計篇

三代國計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

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後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阻饑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楙遷有無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

之本也焉莫詳于周官今觀其冢宰所職以九賦斂財賄即頒之以九式均節財用而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修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其致謹于用如此其制國用也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與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其致豐于儲如此

于是小宰則執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宰夫則掌治法以乘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冡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其致嚴于司財之人又如此當其時井地之法寓軍於農國中無養兵之費鄉遂之租止輸都邑甸內無遠漕之勞諸侯之國各守邊壓京軍無戍邊之役卿大夫之祿取諸邑采公朝無廩官之費而歲時經用獨祭祀賓客田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秣匪頒賜予玩好數者而已乃凡頒財則大府以式法授之而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豈非以不常獲者所以薄于自奉而有常征者所以厚于禮賓乎四郊之賦以待稍秣邦甸之賦以待工事豈非去王都近者使之輸重而去王都稍遠者即使之輸輕乎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豈非以卑者共其禮之常而以尊者共其禮之隆乎至若喪紀非常有之事而山澤所出者至薄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賜予非常得之恩而職幣所餘者不多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故凡邦

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其不使少有耗費而妄用致兢兢于九式之是準焉者抑何也葢財非天雨鬼輸必取之民閭民之所供有限國之所用無窮苟不于其經費之際而品節之將情實旣開必至泛用無度欲壑不盈必至苛取無猒財安得而不匱哉夫惟太宰有式法以均節之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討之職歲又以式法而賛逆會職幣又以式法而斂

會事則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用有司不敢違式法而妄供九式之于理財亦可謂有助矣是故宰夫以式法而掌祭祀之具酒正以式法而授酒財掌皮以式法頒皮革于百工委人以式法供薪芻木材不惟王人不得違式法而妄費而百司庶府亦不得越式法而妄求私心以式法而礙侈心以式法而消國用不匱民財不屈而王府之貨賄自沛然而有餘豈非節財之道乃其所以為理財之道與自其掌貨者言之則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

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
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掌
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
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物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
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
予則共之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
用凡有法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
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

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服不會是掌財固非一職而斂散出入之權太府實主之則利權不分斂散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知之矣向使分掌於諸府而不專總于一司則出財者惟以給辦爲能用財者惟以濟事爲功而後之不繼弗恤也財如何而不匱哉故三府各有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以行其私太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太府亦不得以行其私是則成周掌財之官然也自其會財者言之則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

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一歲則大計

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至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用以待邦之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凡上之賜與以敘

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法贊逆會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此則成周會財之官然也大抵財之藏于上者不可使其不足而用于上者不可使其有餘藏而不足則源少易窮經用將有不給之虞用而有餘則漏多易竭後日將有弗繼之患故周官理財之道不見于徵取之目而見于出納之際不見于頒財之令而見于會計之司內

府若可以兼王府矣而必分爲二府者切于一知之用固不可混夫一國之用也司會若可以逼司書矣而必立爲二司者掌財用之會計固不可復汨之以書契版圖也職內若可以攝職歲矣而必分爲二職者出入之數固不可專責之一人之手也使其兼攝而遍行之則不惟不免于姦欺而其內外出入交錯互舛簿書會計繁多委軋將必有弊其精神而昏其思慮者所疎漏寧可既哉至于相參而互攷者則內府在內反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共王及后

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互相致也職內職入反以貿歲所入而考其出職歲職出反以貿歲所出而證其所入出入互相考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耳目必相考則可以防其奸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所肆其侈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財常足于用征斂常不至于虐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矣故司書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于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

川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蓄產有蕃而有耗無不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豐而有殖川澤之蒲葦魚鱉有盛而有衰無不考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紛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縮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爲一體非若後世之判然不相關也然合掌財之官與會財之官考之太府爲財官之長僅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爲會官之長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財何其卑且寡會財何其尊且多也蓋分職以受貨賂之出入

者其事易持法以校出入之虛實者其事難以會計之官勾考掌財用財之職苟其權不足以相制而爲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將聽命之不暇又安敢校其是非令也以尊而臨卑以多而制寡則糾察勾考之勢得以行于諸府之中又況實總于天官而冢宰以九式節之以歲終制之則司會又不得以欺之也國計安得而不裕哉其後周官弗舉經用無藝日相於貪厲王之世好殖貨利悅榮夷公而用之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

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
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
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
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
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
極大雅曰陳錫我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
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
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
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至于齊桓公與任管仲爲霸

業于是定石民作內政操穀幣謹鹽筴乘其海王山高之資以行陰王素賞之計而內則籍于號令機祥以傾私家之囷窌而制其盈虛外則走諸皮幣玩好以監四方之好惡而射其輕重其言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天筴陽也壤筴陰也何謂正名五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夫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

也人君失二五者守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士失二五者亡其家謂之國機君通于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挑守其數准平其流動于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衢塞其在穀者守之于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守四方之高下則國無游賈貴賤

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于君矣管問于桓
公曰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應曰方五百里管子
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
也洲龍夏其于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墆齊
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
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
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
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
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

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是故輕軼于賈穀制畜者則物軼于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定之以高下泄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于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若此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

蹝終身無咎王覇之不求于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
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
始終身不竭此謂源究其國蓄篇曰國有十年之蓄
而民不足于食者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
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者是皆以其事業交接于
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
民無不累于上也五穀食貨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
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
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

予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于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

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富賞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

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羡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使千室

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
耒耜械器鍾鑲糧食畢取贍于君是人君非發號令
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
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
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
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
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
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
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

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
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
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
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大國之君
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挌蔽圉之用有功利
不得鄉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
而祿是壤地盡于功賞而稅臧殫于繼孤也是特名
羅于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
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

及此日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覩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當時惟能明于輕重之數故國以富强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然極其術要不過剝民以奉君猶之割手足以飽心腹也齡鄰以自益猶之鬻貨于市而稱富于家也去王道大徑庭矣及越王勾踐困于會稽之上乃

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
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
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
有餘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
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
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歎曰計然
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
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

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兄弟焉魏文侯時有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圭之術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

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
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權變
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
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嗟乎是徒商賈廢著居積之術
雖管夷吾亦羞言之不及去霸術遠哉後乃有荀卿
明王道富國之術其言曰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
有用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
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智愚分勢同而知異行
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

則功名無成羣衆未懸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強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娉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

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爲之分也節用裕民而善臧其
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
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
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
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
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不知節用裕民則必
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節竆乏之實矣故天子
袾裷衣冕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
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

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將藏餘謂之稱數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弊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

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故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刺少殖穀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

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
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
切而剸車黿鼉魚鱉鰌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
鳧鴈若煙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
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
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
矣然則上好攻取功利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大夫
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
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

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
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
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
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
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
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
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
之謂國蹷伐其本竭其源而幷之其末然則主相不
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

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迨至于秦始皇并吞天下形便志逸遂收泰半之賦發閭式之戍興萬乘之駕造阿房之宮南作五嶺北築長城役民之力如恐不勝取民之財如恐不盡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餽餉女子紡績不足于衣被而後天下始怨秦也夫秦之封域非不廣大土地之産非有蕞縮然三王用之垂數百年秦用之不及二世者何也蓋昔者三王之盛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

而外聲作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不過馳騁弋獵之娛耳目口體之奉至竭天下之貲財以奉之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然則國之貧富固可以一言盡矣

兩漢國計

漢世租入則有田園山澤門關市肆之租舟車緡錢則有筭鹽鐵酒醪則有榷郡國供貢與夫均輸平準之利筭賦更賦之錢其外則又有贖罪賣爵之目其所以司斂藏輸納之職則少府之所掌以供天子私奉養大農之所掌以供軍國之用故田租領于司農矣而渠田入于少府陵田入于太常而假民之田則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又有水衡掌焉其所謂賦入之最多者曰鹽鐵則始主之于司農最後

又分于水衡矣若其山海池澤之稅則主之少府以給供養故海租歸之海丞少府之屬也市肆之租本給供養不領經費則少府事也酎金所供宗廟常酎之用而少府省之其他關租則掌之關都尉贖罪之錢則典之北軍尉而司農之職除田租鹽鐵之外則舟車緡錢酒榷均輸平準口賦筭賦賣爵之類而已及其支用之目則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以爲私奉養田租以給軍食筭賦錢以治庫兵車馬而又取口賦養天子之餘以補之過更錢以給吏卒酎金以

以供祭祀關稅以給關市罰錢以給北軍之用而鹽鐵舟車緡錢之利與夫郡國租入之類則供軍輿至于軍市租則又或以給士卒觀此則漢財賦之斂藏調用之日畧可觀矣初時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高祖于是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即

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所便
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
臺爲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
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
不曳地躬行節儉以示敦樸爲天下先于是民人樂
業景帝後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始增
修矣至武帝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
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

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牸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詘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幷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

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里餘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騷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數歲道不通吏

發兵誅之恐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于南夷又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于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皆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

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減罪又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又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先時往十餘歲河決灌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繫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鄭當時爲渭漕渠

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淮陰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

分部薉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謫令代棘上林作昆明池其

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又作鹽鐵行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商賈大家皆破不事蓄藏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亦饒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粤欲與漢用

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
旗幟加其上甚壯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
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
府太僕太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
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
置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久之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
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閒欲留留處
使者冠蓋相屬于道護之下巴蜀粟以賑焉明年天

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共具而望幸巳而南越及西羌侵邊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粤

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馬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言郡國多不便鹽鐵事上不悅嗣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南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爲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貶卜式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斡天下鹽鐵弘羊請置平準于京

師許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于是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昭帝即位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偕能酒酤

而已後至元帝時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琊郡人相食貢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宗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

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劍亂于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諸主金銀器歲各用五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

大豬所食人至相食而鹿馬食粟若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于天不見邪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熱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鹿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遷禹為光祿大夫。禹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輙免官削爵。不得仕官。天子下其議。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

修子以畜聚爲意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巳侈百姓皆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蓋嘗論之治財有道惟寬而大者爲能知之孰與夫夕變歲改月鎮用力于一時而計功于尺寸者適以敗天下之財而巳矣漢武帝商功計利不遺錙銖而大司農舞告匱文帝躬行淵默無所規爲而紅腐貫朽波及于後世夫何其工者反拙而無所事事者顧取其效耶蓋楚漢之際天下財力耗矣至于文帝加之以恭儉今讀其紀自耕籍勸農之外殆無可書而治粟內史其姓字

無聞焉彼其休養生息至于六七十載之間列侯有土公卿大夫有祿衛巷有馬而閭閻有梁肉則夫太倉之粟都內之錢其所從來遠矣武帝之治財策非不至也患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也而筭舟車告緡錢甚至賣爵免罪矣郡國農官置矣均輸行矣鹽酒榷矣其區處調度纖悉備具如此宜其財用之益滋也然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漕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若是廩廩哉夫天下非小處也土地之所生人

力之所養宜益倍於曩時惟其不能清靜無爲以待
其自遂顧切切焉惟財用之是營無惑乎財之不足
也自其兵役之興轉輸餽餉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
斡鹽鐵置均輸算商告緡也而商人困自其立轉送
之法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馬也
而封君至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幣省酎金也
而列侯困夫上自列侯封君下至于庶人皆財之所
自出也使帝知所以養之則戶口日息田野日闢畜
牧益蕃而貨財益流通租賦之入不可勝用矣何憂

財之不足哉且其初時以蕭何爲相國而以張蒼爲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鈎考爲甚分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于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于一月其更計相而爲主計也又止于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觀文帝問

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爲不知請問治粟
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于是
會計無法乾沒蔽匿不可勝詰如申蒯脫卒動數萬
人樂安隱田無四百頃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少
府陂澤多爲貴戚有勢是版籍甚不明而占莽田租
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稍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
給過使公事粟米于長安撥廷出私錢以養宗室郎
官出私錢以足財用是利券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
無定所供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內史假貸貧租多不入

東郡嘗儲積數至千餘萬乘傳而行郡國貢賦運六百萬是謀費甚不貲而州縣所供藏薪而無定期也乘輿臨渴取給大僕大僕錢盡以少府平陵工作取諸水衡是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軍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爲泛濫無統如贖罪之錢儲于北軍無名之錢儲于內郡卒吏之錢寄于州郡贓贖之錢寄于馮翊軍市之租委于邊吏則其濟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稽覈百萬而虛數

三六十萬斛僦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千萬甚者或私僦賃客而入多逋負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悉數者使其叅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算田租何至于無定數有須則受財如太府則頒券稟給何至于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成歲成之攷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于無定期有王府外府則經費私用必不至于紊雜有職內職幣則羡租雜賦必不至于漁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將不敢以容其姦欺有均節

之式如冢宰之任則雖好功極欲如武帝亦不得以盡肆其窮黷此漢之財賦所繇不足之故也雖然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而諸倉悉在郡國歲漕關東粟給中都不過數十萬石算賦爲錢百有二十而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尚五十七更之不役者出不價而更卒庸錢悉在州郡又時以假貸貧民是其制猶視天下如一家故財粟之積在在而有忽有水旱之變夷狄盜賊之虞則即用其民發其衆調其車馬器械是以雖爲災患而不

乃爲憂漢之所謂有尾解而無土崩哉以此與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歛又一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旱蝗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民無以自存盜賊遂起漢兵入莽時將藏錢帛珠玉甚衆莽愈憂怯所拜將軍九人皆虎爲號人賜錢四千而已于是衆重怨無鬬志遂亡東漢中興光武寬仁恭行天討雖復三辟乃馳

而九服蕭條帝乃歸鹽鐵之利于郡國并水衡之利于少府出少府之陂澤于司農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具見錢穀簿其逋者各別具之凡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又置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馬及得隴平蜀黎民安堵自此立尚書以參互鈎考之利源澄自不相殽亂防閑密矣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横徭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撫亂騖非加疏

[illegible]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自是迄于元興惠帝相仍壞土日闢稱富庶之盛焉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延光以後災害屢發重以羌虜鈔畧之輿不給大司農帑藏盡匱而詔爲阿母起第連里竟街攻山採石窮極工巧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江京樊豐之徒賞賜不貲又招揀貨賄驕溢踰法造作無已僕射陳忠極諫並不見省永和建

寧之初西羌反畔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盜賊並起天子至減百官俸貸王侯半租猶不足用光和元年遂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人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畮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傾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之西園諧價然

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比鉅鹿太
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
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
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
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于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
仞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
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寄小黃門常
侍錢各數千萬至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導行
費又作列肆于後宮使采女販賣帝親著商賈服從

宴飲爲樂常侍呂强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尚方歛諸郡之寶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輙有導行之財調廣民貧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書奏不省及至董卓之亂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後帝衆歸傕汜等追敗乘輿于曹陽夜潛度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

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餱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闕蕩滌百官披荊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强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梠或不能自反死于墟巷昔人謂東漢書不志食貨今以百官志考之則知光武有見于昆陽之一勝故兵以少而精有監于武帝之奢廣故官以簡而當有懲于新莽之煩碎故賦以薄而賂見賜以寡斂衆誠知兵在精不在衆明矣是故建武七年罷蜀猶

未平詔罷輕車騎士財官樓船及軍假吏復還民伍以國有衆軍並多精銳故也天下既定內省諸校止令城門校尉總南北軍中候總北軍而已外省郡國都尉及常試之法止存邊都尉而已郡國有叛羌反盜則馬援吳漢輩平蕩之邊境有匈奴鮮卑之擾則王霸祭肜控扼之此皆有監丁奢廣之事也夫用兵既以少而精掌兵既以簡而當宜乎養兵之具不至于煩且費矣建武六年以往歲旱蝗廪給貧民尋以屯田糧儲差積復令三十稅一十一年詔核州郡墾

計之數又其後也罷均輸而以鹽鐵稅屬郡國以散倉粟屬河南尹凡驃騎虎牙金吾武威等將軍事已即罷此皆有懲乎煩碎之政也夫今昔共天下而中興多事復倍于昔時光武處以節約之制郡縣十并其三四職官十省其五六文書十去其八九乃能優游不迫身享太平而武帝新莽反以奢廣煩碎肇虛耗亂亡何哉傳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是之謂仁義之兵循是則治反是則亂而已矣弟其并禁鐵掌之

大農使宮中私用一切皆于司農取之將以絕一己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使後世開邸鬻爵以爲私藏何哉蓋宮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而顧使一切取辦于公庭則因有其制而不得爲者此所以後世之君不復能堪自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而刻于內署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大官御者鈎盾尚方考工諸曹別而爲監用閹人以領之于是不惟無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至于桓靈遂嘆天子無私財至開西園自爲私藏賣官鬻爵無所

不至。豈非措置乖睿激之使至此耶。

三國六朝國計

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是乃募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及至明帝不恭淫于宮籞百僚編于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之經用胡可勝言晉武受禪既平孫

皓然後納百萬而器三吳之貨接千年而總西蜀之富韜于戈于府庫破舟船于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入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插叢韞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材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于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夸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四百萬匹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

帑藏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旣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烟火饑人自相啖食愍王西宅餒饉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陵兵內外斷絕十餅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陬賧布不有恆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自是兵難屢作蘇峻旣平帑藏空匱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帛中單于是人士翕然競服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窘乏若此迄

乎孝武太原之末天下無事時和歲豐穀帛殷阜稍
爲給足宋初高祖崇尚節儉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
藏文帝繼以省約不好奢侈故有宋之治號稱元嘉
明帝驕暴任用阮佃夫王道隆等官以賄命王阮之
家富於公家加以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皆
斷祿奉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庸販之人帝又令小黃
門于殿內埋錢爲私藏而奢費過度天下騷然民不
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齊高帝即位身不御精細
之物欲以儉率下移易風俗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

嘗使黃金與土同價武帝尤以富國爲先珠玉玩好
傷俗者嚴加禁絕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修
城錢二千宋泰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萬計兵戎機
急事有未遑息是道不輸送而積逋限不可勝算文
符督切擾亂在所郎位之始即詔免之百姓悅焉是
時職貢有恒府藏內充鮮人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
傷財稱有齊之良主哉鬱林失道賞賜左右動至百
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
末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

帛不可稱計即位未朞藏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逞羣小及至廢黜府庫悉空再傳至于東昏尤爲侈靡與作宮殿以居潘妃極其綺耀服御珍寶至主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寶玉價皆數倍虎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爲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繇是所在塘瀆悉皆隳廢又訂出雄雉頭鶴氅白鷺縗百品千條無復窮已親倖小人因緣爲姦科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爲人輸準取

見直不爲輸送守宰懼威不敢致詰須物之處復重征取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途少府大官凡諸市買事皆急速催求相係吏司奔馳遇便虜奪市壥離散商旅靡依又以閱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徹毀民家墻屋移樹種植雖合抱者亦皆移掘然插葉繫華取玩俄頃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水立紫閣晝男女私褻之像于其上初明帝多聚金寶至是金以爲泥不足周用乃令富室買金而輸並不還直張欣泰嘗謂舍人裴長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夫以秦之富起

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皆以非不悅子之道顧言不用耳蓋自永元以後魏每侵伐繼以內難而橫調徵求皆出百姓御命之人皆隨意取捨不可彈述者矣梁初京都州郡各有儲備自侯景之亂國用遂褊京官文武月惟得廩食多遥帶郡縣取其祿秩焉陳高祖雅尚儉素服御裁令充足不爲虛費至于後主驕荒日甚稅江稅市徵取百端自取覆滅北魏自道武定中原大武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獻文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

所以賑益黎庶至天安皇興閒歲頻大旱絹匹千錢淮北告亂命將征援青冀懷貳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勤于征戍轉運帝深以為念遂因民貧富定租輸之等復罷常賦以外雜調百姓稍蘇文帝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為差已又下均田之制立三長之法賦役均平公私豐贍至出御府珍寶服器頒賜臣民則太和之治良有足紀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租調而徵之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以省其費爾後寇賊轉衆諸將

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減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肉三分之一又增稅市店之錢有差承安之後寇亂愈繁農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于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于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孝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于鄴乃于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既乃津濟皆置倉貯仍是

之後倉庫充實文宣受禪北與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創臺殿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幷省州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闘屬頻歲不稔米糴踊貴隨開倉賑給無救百姓而當時承武成之奢麗競為變巧一裘之直至于萬匹鏡臺之值幾乎千金後主嗣位以為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修文偃武之臺嬪嬙諸苑起玳

瑁樓又于遊豫園穿池周以列舘中起三山搆堂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削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又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爲賦歛日重徭役日煩人力旣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倖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有降中者又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齎之推奏立關市邸店之稅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後主大悅于是州縣職

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未幾而國亡焉周初倣依周制創置六官事務殷繁宣帝好自矜飾宮殿窮極奢麗又發山東諸州增役以起洛陽宮隋文登庸始罷其役弛酒坊通鹽池井之利遠近大悅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有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于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既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更不改作非燕享之事所食不過

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帝用爲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氈袋因笞所司以爲後戒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于豐厚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遠于南郭以次頒給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已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停其輸庸尋江南復反越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莫不優渥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藏賦于人又

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畧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于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旣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于人毋藏于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已又均用土立義倉災傷有備亦頻有年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廻易取利以給公用至是以官司出舉興生惟利是求煩擾百姓一切禁止而皆給地以營農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于岐州北造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

樹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頓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時方暑月而死人相次于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爲忠惕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帝以天下承平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夫二百萬人新置興洛及廻洛倉又于阜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乃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

州所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于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于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時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為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篾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勝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

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篾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羽毛可飾器用堪為氅毦者皆責焉徵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踴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餒疾而死者十八九

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于送迎糜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死者大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役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

之于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馬驢十八九于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巳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填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于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

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山東猶甚所在皆以徵斂供帳軍旅所資爲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旦暮之間價盈數倍哀刻徵斂取辦一時彊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

爲四番于遼西柳城營屯往來難苦生業盡廢盜賊四起道路南絕隴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虚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爲賊不盡誅後無以示勸乃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馱而許爲六馱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

末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懌遇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京師于開遠門外磔殺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于鴈門突厥尋散遽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莫肯振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于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擣藁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

乃以絹爲汲綆燃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
姓饑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賑之百
[illegible]矣

唐代國計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貞觀初太宗銳意恤民事從節約英宗至治二年以國用匱竭停諸王及皇后歲賜省臣復奏請節賞賚以紓民力上曰朕思所出倍于所入出納之際卿輩宜慎之朕當樽節其用三年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

繼素木綿爲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元年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畧及其成效如此高宗承之海內又安太尉長孫無忌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閤問民疾苦卽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令李義府侍中許敬宗

事役費並起永淳以後給用亦不足加以武后之禍紀綱大壞民不勝其毒玄宗即位厲精求治開元之際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三十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疋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絹七百四十萬疋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其後天子浸驕于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于是錢穀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

欠折潰損者州縣督選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時帝在位多載妃御承恩者賞賜逾侈不欲頻于左右藏取之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探知帝意歲進額外錢百億萬緡云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國忠判度支請令糶變爲輕貨輸之京師後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天寶八年帝帥羣臣往觀賜國忠紫衣金魚帝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時諸貴戚競爲豪奢

比介相尚帝亦侈于佚樂命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凡一盤水陸珍羞畢備費中人十家之產焉及安祿山反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道旬日得百萬緡而已尋潼關失守帝出次咸陽距宮闕不四十里日中猶未得食會有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又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嗚呼困乏如此回視向之進食果安在哉然後知古人不求侈靡所以長有其有而帝之奢忕罔藝遂至不能保其所有

也自兩京陷沒民物耗斂天下蕭然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于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于江淮置稅庸使及鹽鐵鑄冶皆有稅市輕貨繇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于關輔諸州納

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于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粃為粮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大曆元年以國用急征及青苗地頭等錢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

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婚姻歲送馬十萬疋酬以縑帛百餘萬疋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旣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西京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

猾鬧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
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繩以法顓留意祠
禱焚帛玉爲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
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
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
尚侈麗以自媚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
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
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詔罷四方貢獻用宰相崔祐
甫計命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未幾詔減常貢錦千疋服玩數十事又罷榷酒自第五琦以左藏財貨貯大盈內庫掌以宦豎繇是公賦悉爲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至是楊炎奏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蠹不集今獨綜于中人出入盈虛之數大臣皆不預知政之蠹獘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輸入帝卽日下詔仰財賦皆歸左藏將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尋以生日詔四方貢獻皆

不受李正已田悅各獻縑三萬疋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帝之初政清明若此天下望太平之治焉將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取辦于劉晏晏有經畫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其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

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屢
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
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雨雪豐歉之狀以告
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
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
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既奏
行之不待其困斃流殍然後賑之也繇是戶口蕃息
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一百萬其季年乃三
百餘萬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

萬緡及楊炎變立兩稅法歲歛錢二千五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田悅等叛用益不給而借商茶榷之令出然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踰境而屯及涇原兵反倉卒出奔奉天帝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曰作法於涼其弊

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
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
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
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
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
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
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
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矍然若驚不識所以何
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

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别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是知甿俗昏鄙，昧于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然，能無怨咨。誠能近想重圍之

殷憂追戒不居之事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恭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改過之誠孰不歸德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疏奏即去其榜先將儲蓄空窮帝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給致剝親王帶金而鬻之及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而劍南節度使韋皋有日進江

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自是節度使王緯李錡等皆
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
貞元四年李泌為相帝嘗謂之曰每歲諸道貢獻直
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
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
願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則降敕折稅不使
姦吏因緣肆為誅剝則上供裕矣從之及元友直運
淮南錢帛三十萬至泌令悉輸之大盈庫然帝猶數
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悵悵而不敢

言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謫官吏刻祿廩增稅通津及蔬果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於宣州其判官嚴綬傾軍府爲奉進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自裴延齡用事益爲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初素不善財計既領度支乃廣鉤距取府藏老吏與謀以罔帝幸因建白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

令以檢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萬緡折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賸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幣帛有雜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誑帝於財用無所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爲眞京兆積歲和市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誣其妄反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嘗請斂財以實之帝曰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司

足矣請後宮闕不卽補收其稟以實帑藏它日帝謂
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
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
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
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
以事賓客一充君之庖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
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爲有羸陛下所
御裘饌簡儉以所餘爲百官稟料餘錢未盡也明所
不盡者爲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尙不乏况一棟哉帝

顧門人未嘗爲朕言之、是時陸贄爲宰相、帝素所信
重、極論其誚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娟、愈益厚延齡、贄
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句獲乾隱二千萬緡、請
舍別庫爲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與作廣宣索、多
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獄逮捕匠徒、迫
脅使就、號曰敕索、弗雠其直、名曰和顧、弗與之庸、又
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劌、出物句計、見物月計、符
按覆冣有御史以監蒞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
言捨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宅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

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别勑太府鄉帝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爲治此乃侵削兆民爲天子取怨於下又引建中橫歛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卒斥逐贄等朝庭震恐延齡資苛刻又刼於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詭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故將人側目及延齡疾而人相賀嗚呼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後世多慾之君聚斂之臣苛征橫歛民力不堪而無所從出於是外則擅留常賦

以爲進奉內則妄指見存以爲羨餘直不過上下之閒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興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閒架除錢諸色無藝之征斂乃復不能稍豐涇原軍士之廩餼以致奉天之難至委其厚藏以遺朱泚泚平而府庫尚盈人皆追怨横斂而帝方懲奉天儲蓄空竭益務聚蓄不知所以致難之由非因乏財蓄卻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憲宗初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既平訾藏皆入內庫山南河東兩節度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常諫

日方鎮進獻因緣爲奸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淪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及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餉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鎛裒會嚴亟以辨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平章事猶領度支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歛刻剝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而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鎛與程异知帝意故數

貪婪朋險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爲與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鎛乃益以巧術自固建捐內外官廩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諸度支評直鎛貴售之以給邊兵後多陳絲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鎛指所著韈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由是競爲刻剝而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翛號能聚歛乃以爲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

病盧賞乃以副使程异巡江淮覈州府上供錢穀异
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爲鹽鐵使
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
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
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
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然自在藩邸時
習見用兵之弊以爲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即位自
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而幽州兵因張弘靖
鎭州殺田弘正兩鎭用兵屯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

五萬不能抗兩鎮萬餘之衆饋運不給帛粟米至
而諸軍或强奪於道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
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
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
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
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
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
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麵槐葉爲虀乾符初大
水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爲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督賦

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下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饑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嘗歷攷唐一代財貨損益盈縮而切有旋焉方唐之初其取於民者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自正觀至開元未嘗有所更變也天寶以後供億不常漸紊經制肅宗始用第五琦榷鹽劉晏繼之其初鹽利四十萬緡至季年則六百餘萬矣德宗始用趙贊榷茶張滂繼之茶稅歲以四十萬緡至其後則將倍

矣楊炎始取軍興以來非法賦斂如急備如供軍如折估如宜索之類皆合之以爲兩稅陸贄以爲兩稅新法竭耗編甿日月滋甚則賦斂之重至兩稅極矣而猶以爲不足如借商錢如稅間架如算除陌如月進月進方且源源不已何開元以前取之少而不至於之用天寶以後取之加多而益以不足也切求其所以制兵者而得其說焉蓋唐因隋制立府兵之法有事則出而爲兵無事則隱之於農則有爲兵之利而無宿兵之害此其所以取之少而用之不乏也自明

宗以府兵耗散用張說議變府兵爲彍騎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衙兵兵農於是乎判故雖安平之時而不免饋餉之費此其收之多而用常不足也抑常合漢唐而論之漢之法比於三代爲重當時有所謂卒更踐更過更又有筭賦獻賦取於民者非一疑若甚苛而民不告病者惟於農甚優而田稅則甚輕如高帝十五稅一孝惠復行之文帝今年賜田租之半明年又除民田租至景帝則又三十稅一其待農者既厚故其他賦雖重亦無害也武帝悉意興作費用百出

桑洪羊孔僅謀利紛然至於海內虛耗然輪臺之詔一下而民有息肩之意者蓋當時取民之法固爲甚苛而漢家二十稅一之法猶存而不改雖商賈重困於農則無加損觀西域傳言當時有司亦請益民賦三十以助邊用而帝不從至於唐租庸調亦良法也奈何德宗從楊炎之請遂變爲兩稅使其他雜賦有出於商賈漆林之征者亦併取給於田是雖曰省賦而農民之蠹亦甚矣此終唐之世民無聊生而亂亡隨之也

蘇穎濱曰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己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僨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爲叛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威公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刀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

中外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强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鑿山冶銀歲可致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之忠言嘉

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怵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群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

恩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巳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放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寳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鎛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畧平亦欲崇臺池宫觀以自娛樂异鎛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遂去而异鎛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宫官蓋玄宗在位歲久

聚斂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疆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恐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盖未之思歟

宋代國計 元明

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自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而征取無藝太祖削郤其弊及受命務懷遠畧修建法程示之以漸建隆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爲精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躬閱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姦主庫吏三年一易

其征地課鹽麴之類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等並親臨之淳化元年詔曰周設司會之職以一歲為準漢制上計之法以三年為期所以詳知國用之盈虛大行群吏之誅賞斯乃舊典其可廢乎三司自今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四年改三司為總計司左右大計分掌十道財賦未幾復為三部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寖多太宗孜孜庶務或親為裁決有司嘗言油衣帟幕損破者數萬段帝令煮之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調

退材給雜務爲薪併擇其可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
愛民惜費類此真宗嗣位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
充歲用勿增賦斂以困黎元是時條禁愈密較課以
祖額前界遞年相參丁謂爲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
以獻林特領使亦繼爲之凡舉大禮有司皆籍當時
所費必優詔獎之初吳蜀江南荆廣號富强相繼降
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天下生齒尚
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
無金繒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

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經費寖廣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衆京城之内一夕數處至是始大裁損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知其弊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減内外宮觀清衛卒及工匠分隸八作司舊殿直已上雖匆未任輒謁遇

乾元長寧節皆賜服玉是亦罷給故事上尊號謚號
隨冊寶物並用黃金帝曰先帝太后用黃金若朕所
御止用塗金時洞真宮壽寧觀相繼災宰相張知白
請罷不急營造以答天戒及滑州塞決河御史知雜
王臻復以爲言旣而玉清昭應宮災遂詔諭中外不
復繕修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帝天資
恭儉尤務約已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擯不取聞
民之有疾苦雖厚利含之無所愛貢獻珍異故事有
者或罷之山林川澤陂池之利入與民共者屢勅有

司毋輙禁止至於州縣征取苛細繁藉蓋不可勝數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天章閣侍讀賈昌朝言臣嘗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賦僅能取足郊祀慶賞乃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倘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之數裁爲中

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令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焉議者或欲損吏兵奉賜帝謂蘇廙
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其後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內出詔書減皇后至宗室婦郊祠半賜著爲
式於是皇后嬪御各上奉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帝亦命罷左藏庫月進錢
一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以次減郊祠所賜銀絹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緡茶增至二
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

費彌有所加西兵旣罷而調用無所裁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二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六百一萬至是享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乃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使趣議罷冗官裁節稍從戍兵還內地命三司副使包拯行河北與邊臣轉運司議汰軍士之不任役者至和中

諫官范鎮上疏曰古者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爲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無所建明治平中兵數少損隸籍者猶百十六萬二千宗室吏員視皇祐無慮增十之三英宗以

勤儉自飭然享國日淺於經紀法度所未暇焉時藝
軾策有曰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
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庭
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
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
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
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
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
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易也請得以

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日而稍稍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閑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

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
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
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
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筭則凡
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
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
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
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
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

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濵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患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

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者　者患救人歟
之而益其紛擾也又使一人焉爲之鹿長鹿長立而
焉益擾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
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皆求而
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
則天下庶乎少息也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
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光登
對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
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

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帝遂罷裁減局
但下三司共條析焉會有事於南郊時執政以河朔
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
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衮辭堂
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
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耳夫善理財者不加賦而
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止有此
數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
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

明也爭辨不已帝門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安石因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

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

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

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

猶恐不決意用之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

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

群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

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爲異論所惑

帝然之安石旣堅帝意因呂惠卿自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與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以蘇轍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爲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由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使者四十餘輩頒行天下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

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帝方經畧四夷故銳以財用不給爲憂日與大臣揚榷其故命官考三司籍簿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闌檻青氈四百九十帝詔禁中諸殿闌檻率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宮覆檻氈罷之後呂嘉問復建議省儀鸞司供禁中緜帛是歲詔內外勿給土木工作非兩宮倉廩武庫皆罷省所裁省冗費十

之四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倉吏給軍食多侵盜詔足其祿最嚴立諸倉丐取法中書因請增諸倉生典役人祿至一萬八千九百緡且盡增選人之祿均其多寡令祿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團軍監推判官增至十二千其後又增大官吏祿蓋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朘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當時理財

無統未見其益先被厥損類若此何怪其竊經傳之美名於上而恣掊克之實害於天下哉且其初外置轉運使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使以總天下之財自常平倉隸司農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不得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分責移用取彼濟此指揮百司及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制甚善也其所掌之財驅磨財計檢察隱由悉歸磨勘司造作軍器則胄案主之土木之工則修造案主之防河之役則河渠案主之夫國

家工役之費莫大於三事而必命三司總之者所以使之斂散及時縱舍由己不爲他司所牽制而可受之以節度之宜也且其名其數籍於三司惟三司得而知之人主不得以私之也咸平中嘗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鹽鐵使陳恕久而不進上命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見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故不敢進也上聞而善之其愼重若此至王安石爲相以周禮行新法遂持冢宰掌邦計之說謂宰相當主財計因與三司分權而籍其數於御前謂之旁通

無凡稅賦常貢征榷之利方歸三司而摘山煮海坑
冶雜貨戶絕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外則分建二司民
間常賦及酒稅之課以歸轉運而免役坊場河渡禁
軍缺額地利之資悉歸常平則號朝廷封樁爲歲料
上供之數運入京師更立庫以貯之而三司悉不得
預焉於是天下之財分而爲二始無尊主而祖宗處
國計之良法胥失之矣自元豐官制行戶部度支鹽
鐵雖爲本曹而磨勘歸之比部衙司歸之都官胄案
歸之庫部修造歸之將作河渠歸之都水出納貿易

歸之太府宰相既與三司分權而三司所統又分裂於六部寺監利權一分財用無藝於是他司以辦事爲效而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而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戶部全無計相之機職在行朝廷之文移僅能經畧在京官吏諸軍俸祿而已然則三司之職不得改官制而奪其權自熙寧變法之時而已壞矣如之何而望財之裕乎至哲宗時司馬光雖請收諸司利柄一歸戶部而三監之屬工部者猶故是以蘇轍爲戶部嘗請以三監

皆無隸戶部部使定其事之可不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工之良楛程其作之遲速則取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而傷財害民戶部亦無所逃其責矣然卒莫能返其初也利權散出安得而不匱乎久之韓忠彥穌轍等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胥吏率皆增益而兩稅征榷山澤之利與舊無以相過治平熙寧之間因事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祖免以上

漸殺恩禮此則今日之成法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置司選官共議詔戶部取應干財用除諸班軍料錢衣賜賞給特支如舊外餘費並裁省又詔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命今後遇聖節大禮恩澤並四分減一於是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械器皆命裁損久之事未就議者謂裁減浮費細碎苛急甚損國體於是已議未行者一切寢之後乃詔有司計中都吏祿歲費緡錢三十二萬詔以坊場稅錢給之於是吏祿之冗濫者率多革去然三

省吏猶有人受三恭而不改者故孫升傅堯俞皆以爲言至紹聖元符蔡京及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詔皆給見緡如元豐之制先是既罷導洛堆垛等局又罷熙河蘭會經制財用司減市易欠負及積欠租輸選官體量茶鹽之法而使者之刻剝害民如吳居厚呂孝廉王子京李琮內臣之生事斂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其罪既而稍復講修財利李清臣因白帝令中外錢穀縣窘戶部給百官奉常無數月之備章惇遂以財用匱乏之專指爲司馬光呂公著呂大

防蔽藏諸人之罪左司諫翟思亦奏疏詆元祐以理財為諸利入名額類多廢罷將責之法不加於在職之臣財利既多散失且借貸百出而熙豐餘積用之幾盡方今內外財用月計歲會所入不足給所出願下諸路會元祐以前所儲金穀及與時歲入經數各類者為成式建中靖國元年帝初即位思節冗費中都吏重復增給及泛濫員額並詔裁損後苑嘗計增修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為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令內侍省罰請者

及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移奪人主動以
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殖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
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自元豐改
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爲職錢視嘉祐治平
時賦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
京既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
許幾裁損浮費及百官濫祿悉循元豐之舊宰執亦
聽辭所增奉京不便與其黨倡言裁奉非治世事司
馬光請聽宰臣辭南郊給賜神宗卒不允益增選人

及廢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繼述爲事當奉承神宗之故由是官吏奉給並仍舊而宰執亦增加故於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具以許侈蕩上意而東南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姦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左

歲所與時月數與絹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為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奉故當時議者有奉秩幾於執政之言又增置議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勅令之類職秩繁委廪給無度侍御史黃葆光論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而部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祿泛冒已極蔡京又動以筆帖於推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自崇寧以來言利之臣殆析

秋毫沿汴州縣創增鎮柵以牟税利官賣石炭增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腳鋪牀榨磨水磨廟圖淘沙金等錢不得而盡記也宣和以後王黼專主應奉掊剝横賦以羨爲功嶺南川蜀農民陂罰錢罷學制學事司贍學錢皆歸應奉司所入雖多國用日匱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言近歲南伐蠻獠北贍幽燕關陝綿茂邊事日起山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斂歲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

產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稼失時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illegible][illegible]未登已先俵糴或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而買珍異奇寶欠民積者一路至數十萬計假上供而織文繡錦綺役工女者一郡至百餘人陛下勤恤民隱詔令數下悉爲虛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盜繁滋竊恐災異數起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有額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諸處雜收錢一百餘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

而儲其餘以待不測之用又有解池鹽鈔晉礬舶遺利內贍京師外實邊郡間遇水旱隨以振濟蓋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而繁富路分一歲所入亦不敷額然創置書局者比職事官之數為多檢討修造者比實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百出不可勝數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其後久之乃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時貫以廣陽郡王領右

府故也於是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貢蓋自蔡京以制作自任侈費紛起經常承受不復關白所司而是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裒歛索取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為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雖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廩稟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而巳勢弊莫支國終無可為矣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

滿千萬上供纔三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呂頤浩在
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爲執政又
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樁
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筭坑冶榷貨糴
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萬緡而半歸內藏當是時兩淮
湖廣四川之賦分隸於四總所不隸上供而上供所
入不過閩浙數路宜其增設科窠項屑重複數倍於
祖宗之舊總制錢者自宣和末年陳亨伯以發運兼經
制使因以爲名建炎二年高宗在維揚因方貢賦不

以朔至於是呂頤浩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斂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因經制之額增析爲總制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月樁錢者始于紹興之二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樁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應辦當時漕臣不量州軍之力一例拘撥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錢不肯取撥止取於

朝廷窠名曾不能給十之二三於是州縣横歛銖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江東西之害尤甚板帳錢者亦軍興後所創也如納斛斗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取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盗贓則不還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産廢田不與銷豁而抑納遠債之難索者豪民獻於官則追催甚於正税私納之為罰者倂家訟於縣則監納過於贓錢賒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僞造户

長檢稅不止於商旅而苛細及於盤合僉其今年之稅賦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產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科醋賣紙稅醬下拳錢之類不可徧舉恭宋承唐之法天下財賦除其供輸送京師之外餘者並留之州郡至於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興廢增虧不常是以未嘗立爲定額其留州郡者畢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得以擅支收之柄景德以來雖屢有拘轄比算之令然當時法度寬弛未嘗窮究熙豐以後驅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

行等錢則州郡所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軍屯日盛

國用大困遂立經總制等窠名以取之雖日增征商

之羨餘減出納之貫陌而亦所以收州縣之遺利也

然倥偬之際不暇審討故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

而額之重者不可復減督迫之餘州縣遂至別立苛

橫之法取之于民時葉適條奏曰經制之患蓋取辦

目前不暇及遠然初亦止二三百萬而已其後內則

爲戶部外則爲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黃子游

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興遞添酒稅隨刻

頭子勘合張浚相繼督率悉用取給而孟庾以執事之重當總制之名者戶非丁顧錢始行起發從法由此大概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縣之所趨辦者復瓜剖棊布胥吏疲于磨算補官倦于催餐尼今截取以昇總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于經總制士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嗤之于是在江湖則若于月樁在兩浙福建則困于板帳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竊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坊場河渡

木磨磑槊之所入公上無所用止以給吏祿而前有薛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錢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碎若此之甚者嗚呼昔桑弘羊劉晏之所謂理財者鹽鐵則取之山澤茗酒酤均輸舟車之算則取之商賈盜山海天地之藏而買販坐籠不貲之利循奪之以助經費而不致盡倚辦于農田之租賦亦祟本抑末誠理財之良法未可深訾至後世則若茶鹽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稅旨旣各有名額以取之

未嘗有遺利在于民間乃復别立窠名以爲取辦州縣歛不及民將誰欺哉然則是王安石之法弘羊劉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爲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爲之是何其無恥一至是也哉且使酒價牙稅之利可以增羡當于坊場要鬧之地人戶湮實之處而明增之不當例立此法而使州縣之凋獘無措者不免加賦于民以取足也官員請俸之給可以尅除則當視其員之太冗者俸之太優者而明裁之不當執留頭錢而使士大夫

之受俸于官者不免有尸惠而實不至之譏也州郡椿留之財賦可以收取則當擇其郡計之優厚者於留州錢內明增上供而凋弊之郡則不復責取如此改覈明白按期申解而盡削經總制月椿板帳之名則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盡捐也其未盡捐者明以增課歲俸等項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去則州縣不得借取辦不敷之說而違法取財以困民上下之間豈不兩利蓋天下之財皆朝廷之財遮藏諱避而竊取之固不若考核名實而明取之且使牙

契酒坊既明覈版曹則與其日或有避辦不行之處亦
未嘗不可明致覈減之請令朝廷之所以取之州縣
者曰經總制月椿板帳錢也或所取不能及額則遣
法擾民以足之曰輸納斛面商戶詞訟役人承替遣
限科罰之類是也上下之間名目各不勝合州縣以
酒坊牙契不辦訴之版曹則朝廷曰吾所取者經總
制錢而已未嘗及此而不知其實取此以辦彼也百
姓以斛面罰錢等事訴之朝廷則州縣曰吾以辦經
總制錢而已未嘗入已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

十也互相遮覆文不與而實與百姓加之何而不困
國不若大行核實擇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經
常之賦其不應取者削其名而可絶並緣之姦豈非
經久之計哉總而論之宋承唐五季之後太祖削平
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
令勸農之條而稻粱桑棗務盡地方至於太宗國用
殷實輕賦薄斂之制日與群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真
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滋甚
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賜

賜養兵爲歷數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尅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進售其强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秕政復作徽宗旣立蔡京爲豐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斂以濟多慾自速禍敗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考其祖宗立國初意以忠厚仁恕爲基向使究其所爲勉而進於王道

亦孰能禦之哉○然終宋之世享國不爲不長其租稅征榷規模節目煩簡疏密無以大異於前世何哉○內則牽於繁文外則撓於强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能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切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卽區區然較其失得尋復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踰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得言之如前使上之爲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所信守因革紛紜非

其貨亂而事弊用益以甚矣世爲儒者論議多於事
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及取荆湖定巴蜀
平嶺南江南諸國珍寶金帛盡入內府太祖以
帑藏盈溢于講武殿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椿凡
歲終用度之餘皆入焉嘗謂軍旅饑饉當預爲
之備不可臨事厚斂于民又曰俟滿五百萬緡
當問契丹贖燕薊不然用二十疋絹募一胡人
首約用絹二百萬疋北虜盡矣其意以縣官有

戶費左藏之積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未始以自奉也太宗嗣位漳泉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為內藏庫令內藏庫使於左藏庫擇上綾羅等物別造帳籍月申樞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為景福殿庫俾隸內藏其後乃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于內東門進入外廷不得預其事帝因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缺復賦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

水旱振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于內藏候課賦有餘即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仁宗明道三年三司使言自籍田後繼有賞賚以用度不足請假內藏錢上謂宰相張士遜曰國家禁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也士遜曰不如是則有司不免侵剝民庶矣自是歲歉或調發則出內藏緡錢絹帛以濟市糴嘗出龍圖閣延福宮金帛以佐三司支費謂

晏殊曰藏之內庫不若付之有司可以寛財賦
又出內藏庫珍珠估緡錢三十萬贍三司諭輔
臣曰此無用之物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以助
邊儲亦可少紓吾民之飲康定元年合宜聖殿
五庫為一改曰奉宸庫神宗臨御之初詔立歲
輸內藏錢帛之額視慶曆上供為數嘗謂輔臣
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
防舊以龍腦珍珠鬻于榷貨務數年不輸直亦
不鉤考嘗開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

錢記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其他人莫能
曉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
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
曉帳籍關防之法即命翰學士李宗諤領其
事繼詔諸路金銀輸內藏庫者歲以帳上三司
拘催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
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
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
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為之拘催

而已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掌惟知謹局鑰塗窻牖以爲固密爾又安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于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併除南渡內藏諸庫貨財之數雖不及前然兵興用乏亦時取以爲助自虞允文爲相盡取版曹歲入輸之內帑于是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財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

背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亾其實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矣而甚者問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趨日峻以至破分祖宗以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剩民奉上者為賢于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

財賦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而税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不可枚舉至于州郡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大者在糧帛銀錢是故米綱立額始于景德銀綱立額始于祥符錢綱立額始于天禧絹帛之綱定于咸平然務行寬大隨時蠲損非必盡取上供增額起自熙寧雖非舊貫尤爲未甚崇寧三年始立上供錢物新額于是益重至渡江後版曹催及承平之半而賦入實過宣和之數其將中都有

戸部有脩內司有內庫有大庫之激賞有國子之贍養有諸軍之營運外司有轉運常平有市舶有坑冶有總制有經制有帥司之激賞有州有縣而州縣又各有務庫曹司如所謂軍資庫公使庫皆財賦之在州郡者

馬氏論曰夫以經總制月樁錢觀之則其徵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夫其徵取之苛細則民宜痛受椎剝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

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也蓋國家之賦歛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惻怛忠利之意故民無怨讟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厲士大夫者一皆禮義廉恥之維故吏少貪汚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為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起於中葉之後蓋版籍隳廢雖疏陵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蓄私財節鎮刺史往往取經常之賦以供內府之進奉

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歲入之數而苟爲是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平之時蓋拊民以仁馭吏以禮而人主未嘗有躭慾瀆貨之事雖内藏之蓄積常捐以助版曹則州郡之財賦固宜其不必盡歸之京師又使爲監司郡守者厨傳支吾亦給其費則不取之於民而因以行寬裕之政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沿襲既久得失相半中興以來經費日夥則不免于上供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

經總制月椿錢之類是也州郡事力有限則不免于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頭子錢之類是也蓋所以責辨于州郡者以其原有椿苗之賦然有限之椿苗不足供無藝之征取又其法立于從總之將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優劇不暇審酌而一槩取之故郡計優裕長吏廉能則樽節奉上之外猶可代輸下戶之逋懸對補無名之窠額若郡計凋弊長吏貪庸則經常之賦入不登于版曹而並緣之漁

徹已遍于閭閻矣

葉氏論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爾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掛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為最急既而僭偽次第平一諸節度俾縮惟命遂强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為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

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為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屢擾皆以財為慮矣當是時善人君子以為惜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所少者不可復取皆其心於不能所謂悍駔儈之吏亦深自藏不敢奮頭角以裒斂為事蹶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愁勞苦議乎監若推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幷事斂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

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皆有以征之蕃財無之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爲說而率上下以利驩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託以爲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書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僚並闘瑚力相奉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

歛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焉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慤任饋餉之責者鹽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權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況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運所至剗刷攫拏朝廷科降文書文移守令丞佐追捉鄉戶號爲無告賊貪之人又因之以爲己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樁和

來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為
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為甚也自是以後
邊一有警賦歛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
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
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
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
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
萬緡其大半不可鈎考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
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

財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之
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
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爲國者也
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
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善爲
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
足乎而况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
爲是哉夫理財與聚歛與今之言理財者聚歛
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

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消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

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後世之論則以爲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夫泉府之法歛市

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宅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而誰與之今天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遂奪之可乎奪之可也

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徒從其後顰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畧計矣抑猶有上之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月取諸子

而不計其後將以冨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固將盡因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且天下之人其所以為忠信廉讓之行者未必其心安之以為當然蓋將以求免乎天下之疑也故雖矯亢過情捨利就害而不敢憚焉一節之疑足以傷其終身之信此固人情之所甚懼也應古之聖人所為大過乎人者理天下之財

而天下不疑其利擅天下之有而天下不疑其貪政令之行雖未必能如其意而終不疑其害已故聖人之於天下無不可爲者以其所以信服天下者明矣後世之君用民之財未必如三代之多役民之力未必加三代之煩常爲安靜之令數出寬大之言而天下終疑之而不置不亦悲夫今國家之患法度未立號令未信財用未足欲有所爲而不能遂若此者不足爲太憂也而其憂則在乎未能免天下之疑何者天子

仁孝恭儉服御簡約宮中之費可爲布於海內
而無毫髮之私此亦足以明其無所取於天下
矣一方水旱憂見顏色或特出使人中命長吏
通財移粟惟恐在後奏疏蠲除不問緡石次數
報可此亦足以明其深自結於天下矣而天下
終不能無疑於其間某某欠某某負部書已釋放矣
民猶未信也曰此後豈不將復征之也開坐畫
一條件無數謂之寬恤至深切矣民猶未信也
曰此其文案未嘗不具也或特建一官或創立

一司其事未見也而民已逆疑之曰此必將以與其利也下自一縣令而上至掌國計之近臣未必皆有取民之意也亦必不與民也而民又皆疑之曰此其挾國之重以病已也如是猶可與有爲邪宜退而考其源今天下有百萬之兵不耕不戰而仰食於官北有强大之虜以未復之仇而歲取吾重賂官吏之數日益而不損而貴臣之員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祿夫明示天下以無所用財之門而後天下無變必若是者其

無所用耶。然則雖上不能不自疑其爲利也。天下之人私相與言必曰。今之官不可爲也。伯夷之廉必改爲蹻蹻之横。尾生之信必習爲徂公之欺。而非蹻蹻非徂公則其事不可以濟。故今天下之財用責於戶部。戶部急諸道。每道各急其州。州又自急其縣。而縣莫不皆急其民。天下之交相急也。事勢使然。豈其樂爲桑弘羊楊炎之所爲耶。使天下之用誠有常數。而戶部以天下之稅當之而有餘。則戶部必不以困諸道。每

道必不以困其州而州若縣獨何以自困其民耶所畏者上亦以所不足責其臣使群臣以不足而後足其財然則若是者固教天下之爲弘羊者也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爲重而尤惓惓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成宗二十一年任盧世榮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獘

世榮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
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
耶將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則吾不知若取於民
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
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
卽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
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
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
久之世榮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爲之

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爲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爲汚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朝中震攝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殺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

事不副所言、如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脇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殆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世榮親勸之、一一款服、遂命誅之、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桑哥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援之、總制院使桑哥爲人狡黠豪

横好言財利帝遂有大用之意由是建置多所
關預桑哥擿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
爲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
行入參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
家避之桑哥又言諸路錢穀欺盜者多請以參
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
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部
皆從之旣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
之職莫大於擇相擇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

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貨財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剗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後廷臣言者益衆免桑哥官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鉤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兩

今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成宗大德二年先是中書省臣嘗言諸王藩戚賜與繁重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至是遂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費之數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又撥於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節用爲請帝爲能中外土木之役仁宗即位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

民給軍旅自今雖一縑之微非朕命無輒與人
冬十一月李沆言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
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賞賜復
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帑藏
見貯止十一萬餘安能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
納其言凡營繕悉罷之時都水監傳旨往取杭
州所造龍舟省官諫曰陛下踐祚詔天下凡非
宜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遂命止之
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剝民以奉君猶割肉

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又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財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樸素衣無錦繡公私富足自時厥後

國用寖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增而益至于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爲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者有以也夫

國朝國計

國家幅員之廣視漢失朝鮮唐失交趾而取羸于大理楚雄諸郡乃其過求遠矣是故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夏秋二稅其米麥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九百一十六石京通二倉臨德淮曹四倉每年運米四百萬石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內夏稅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歲辦鹽價并引價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馬草折銀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

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外絹絲綿苧多少稱是此其大畧也二百餘年來郊賚歲幣祠祿視宋差省而其最費者無過　宗祿養兵蔭子三者爲極然蔭子止于武職文臣無幾宗費　視王歲至萬石軍校官資居第婚喪之費不下數萬下逮于疎人人各歲百石餘費等差此其不可已也然地力有限生育無窮今不能無少通裁焉避費凡二一民糧起自各省郡運一屯糧出自衛軍　國初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歲入之後利尤無窮其外募兵預備防秋年例賞賜名目

費用不一。然自開種轉爲輸納。迄今嗟涸澤矣。若夫在京師積貯曰太倉漕糧。曰太倉銀庫。餘積歸之老庫。大司徒掌其出入。而馬價則冏寺當也。內供則光祿職也。又 皇城內設承運。供用。廣積天財及甲乙丙丁丙戊等庫。與夫尚官監。以至寶鈔惜薪諸司。皆屬人主內府焉。初 洪武時。近臣有言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歛。猶恐傷人。況重爲徵歛。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

庶人未有不儲積而能爲國家者　太祖言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財于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于天下豈可聚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爲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嘗　諭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罔知此道惟事剝削蠹蝕締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

商鞅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　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饒餘愼毋聚歛以傷國體一日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夫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

而復償其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此何足爲訓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于兵革三司財用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者也一日閱內藏慨然謂侍臣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爲天下之用吾何敢私樹奢侈妄費快一已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爲一已奉也今天下已

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宜儉約以省浮費其崇德公利類如此至 永樂時戶部言比年旱潦少收諸王歲給祿米多各撙節于是 命俱依 祖訓萬石內歲給米三千石餘支鈔各有差蓋稍稍通融矣當時定鼎燕都再狩沙漠費用不貲而 上身服儉約率天下先嗣是 宣德 洪熙以來重熙累洽宇內晏然且干戈甫定 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法網未密財利無制自 正統初西虜阿台朶兒只伯寇甘肅邊患漸興兼以寇盜日熾遣將

出兵疲耗中國濫費爵賞府庫日虚理財始益急矣

景泰間御史左鼎奏　國家當承平日久而公私恒患于不足蓋至軍興尤爲窮蹙于是賣官鬻爵凡康世苟且之法一切舉而行之科斂愈煩國用愈匱嘗觀漢文帝席太宗之初水旱霜蝗連歳俱有或匈奴嫚侮或突厥寇掠亦可謂多事矣然卒能使貫朽而不可校粟腐而不可食斗米三四錢行者不賚糧豈有他道哉不過躬行儉約輕徭薄賦是以國富于上民安于下由是觀之欲致國用之饒裕豈必掊克聚

[illegible]之爲哉誠能痛抑末技嚴禁遊惰凡工商僧道之流散汰抑遏悉驅而歸之農官吏將士之無用者罷斥精擇毋使其冗食開廣屯田以漸實邊廩量裁士卒以釋紓邊餉與凡不急之役無益之費如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之類一絕之而不爲專以務農積穀爲本而尤躬行儉約以率之慎擇守令嚴修約束以督勵之持之以悠久行之以至誠則何戶口之不增賦稅之不廣民財之不裕國用之不足哉　成化十六年廣東左布政彭韶奏言　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

齒之繁田野之闢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于自給比之 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强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 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 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歲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竪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

淳質今人情皆奸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加意樽節尤恐無以爲繼況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是時內政擅權奸壬迭起妖僧異術肆爲蠹蝕土木頻興于都城內外建造佛寺數千百區張玩煙火建設齋醮動費千萬于是賞賚無期而傳奉除授一聽之中貴而莫能裁制竟致內帑空虛軍民疲困初　國家內帑積金凡十窖每窖凡若干兩蓋累朝儲之以備邊虞未嘗輕費　景泰末頗爲浪費如金荳金錢等擲賜內臣取其鬨笑

英宗居南內聞之輒歎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亟往觀之則金具存止缺一角旋節他費補之及成化中太監梁芳韋興等用事于是十窖俱罄　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惶懼不敢對芳仰言曰爲　陛下造齊天之福何謂虛費因數三官五顯廟之類曰此皆資後福　上不悅起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葢指　東宮言也　孝宗弘治元年馬文升疏云爲國莫先於愛民愛民必先於節用然節用之道必自內府減省

姑乞　勅戶禮工三部各查內府衙門工銀等項某年用若干某年添若干逐一上陳斷自　宸衷量加減省就爲定例尤望自今凡好用錫予之類更加樽節罷不急之修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之德復見于今而民困少甦矣　上嗣是躬親政務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平臺　召對念切斯民其時端揆大臣亦悉心勳沃舉　成化敝政振刷頓清會是時宣大烽火甚急需索供億復値大喪婚相繼并內外及各　王府諸邊賞賜無貲而戶部尚書韓文悉

心經畫抑征虜中官苗逵奏請追究羽流幻術凡戚畹中涓占奪和買民田又舉正高占引鹽乞討織造等事自是積弊無遺公私告便嘗上奏言本部會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起運若絹匹花絨鹽鈔及運司額辦鹽課衛所所積屯糧計之大都起運存留錢糧有事故得停而歲入徃徃不及額　國家官禁邊防經費年異月增而歲支徃徃過原額二者相乘而在外一歲之入恒不足供一歲之所出切爲廩廩也天下民物猲獘日甚　國家財賦之需用日急臣

實訓計莫知所圖伏乞　勑府部九卿堂上官并科道官公議計處諸京通糧儲支費日增何以節之使不蠧太倉庫藏虧損日甚何以制之使得充內庫告乏取天下銀兩實之矣然隨實隨虛何自常實而令上用之不乏廚料缺供用別項銀兩給之矣然隨給隨缺何自減省而令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若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若何樽節使邊境得倉卒之用祿米莊田若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倉料何若經畫于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

以何爲中制則可行而不靡濫布尺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從補耶湖廣等處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而有恤民之貧遍行議處開畫條上定奪施行庶　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奏上下九卿議从之兵部尚書劉大夏乞休　上御煖殿問之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難故辭再居數日復　召問曰徵斂俱有常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

大夏曰正謂不盡有常耳他未服論即臣在廣西取

譯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　上曰固可一一議

而革也于是　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病蠹而擇行

之乃遞減　王府房價及礦墳價銀數　郡王下祿

米供折色有差又舊例光祿寺設宴供奉內府　御

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　成化以來添有坐家

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內臣二百五十餘員天下

常貢不足用乃責　京師鋪戶買辦宮中不給負累

市井賒借至是大夏奏曰光祿日辦不勝查算日殺

生戶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
上惻然卽令下裁減入十餘萬官民乃得甦是時
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
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
餘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
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征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
十九萬有奇蓋極盛矣　武宗改元八黨並起逆
瑾剛狠尤甚日造巧僞淫蕩　上心　國用日益不
足　正德三年逆瑾令天下朝覲官每布政司送銀

二萬兩各有貸于京師豪家同任括民財倍償之
而陵制民脂政由斯成是後僥倖益雜修建大緇齋
山之獄內具之供造軍需于南織綈綺于蘇公漁國
課私貨民質內外滋騷中原盜起而豹房僧寺鎮國
延壽凝翠太素等處彈刻金碧文石采甍窮工極麗
時戶部李鐩曲意徇之不敢裁執壽內宮災復行興
作一時他役並興鐩因具疏曰漢文之賢罷露臺而
省隋帝之敗開汴河而致蠹民之所愛惟財與力力
竭則懟財散則叛今無徵矣顧可又促之屢請姑停

佃營餅成內宮至或奪俸示譴又廣置皇庄跨州連邑至三百餘處而自名大慶法王延番僧出入禁中賞賜無貲時既已官輕而顏民窮而盜于是曹甫亂于江津大兒殘于蜀土劉烈梗于保寧劉六劉七獗于畿甸趙璲楊虎熾于河南僵尸遺血殺人如麻大村巨落蕩爲灰燼而散內帑給軍需不下數百萬卒無成功前後報功萬計輒加陞獎奏帶者至千餘人自出師千鎬賞費大倉銀二百餘萬府庫爲之虛而帝且巡幸無度旌旗遍于南北所至供需幌羿

州府官日不暇給至末年籍沒江彬家得金七十櫃銀二千二百櫃雜飾五百一十箱餘物不可勝數夫此皆錢財也使移之于賑民則可以得民之心移之于餉軍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之于權幸私家以致百姓困貧府庫空虛況合群奸入黨衆義子各鎮守諸逆黨宸濠藏賢畢眞盧則泰州之籍沒其數又當何如耶無怪其傾藏竭府不足以贍葢 國家兆釁至此極矣初盜起山東興兵動餉時孫交爲戶部尙書後代交者王瓊也瓊嘗言交雖愛民而未知所

處李東陽輩負文學之名而未見措之施爲時識內山東地方承平日久物產繁盛且州縣壤界相接若降一令官軍捕盜經過州縣驗所報勘合供給口糧草料准其從不足官爲措處事畢補還此亦簡且便矣而交等慮不及此 命戶部侍郎楊譚總督軍餉發太倉銀二百餘萬分送各州縣和買糧草積備軍過支給有司因而派民强買及給散之際蔽生紛擾或侵尅借代爲弊滋甚賊平譚以督餉功陞爵先是劉瑾用事太倉庫銀積至三百餘萬兩至是爲支

多殺盡而民不沾恩又方流賊猖獗之時民苦焚
殺擄而不稼豐熟初不告饑惟河間一府水災民
多饑餓孫交與東陽等不計國用匱竭屢　詔蠲租
正德六七年間起運京邊糧草計數百餘萬悉皆蠲
除于是有司以民苦得悉免而貧民無因被賊害者
惠不及如山西雲石縣賊入城焚劫殆盡而民受害
不及各鄉乃盡獨其租由是　京師歲用不繼轉借
于太倉又邊備甚乏之亦發太倉助之邊儲未充而太
倉庫銀已竭矣　世宗登極凡所營造一切停廢

嘉興維新時詹事霍韜廣上意具疏言臣幸得備官纂修竊查得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十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又備查天下額數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六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六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十萬此又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不然則册文之訛也何以致此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

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無籓府之撥給疆里加舊
非荒虜于寇賊則欺隱于猾民不然亦冊文之訛也
又何以致此由 洪武迄 弘治歷歷百四十年
耳天下額田減已强半更十百年減失又當何如伏
望 勑行戶部考求 洪武初年額田原數備查
弘治十五年失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館稽纂仍
乞特 召戶部尚書詢之曰 洪武初年甫脫戰爭
黎庶鮮少田野荒蕪田數宜少而反多今奕世承平
人多生聚土地開闢田額宜多而顧少總國計者宜

若何爲心天下有受猾民賕利爲欺隱額田蠹國害民弊無紀極者來歲造籍册獻田額數責諉思詭告處之乎再按天下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十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十一萬視初年減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八十萬視初年減百一十六萬矣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伏覩再勑該部覈實洪武弘治逓年戶口原數今戶口貲數送

今稽纂併司國計者知戶口日減費用日增恩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藩封　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八十七萬石則多加八十倍矣考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　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頃失額者三十萬頃矣祿米則由一萬石不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伏願　勅行禮部備查　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

行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賦稅日減祿米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而千七百增八倍矣夫額田賦入則由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而八萬然猶成化以前之大畧弘治後未稽也洪武至勑下兵部備查洪武年間武職之數幾何今[illegible]大

數矣何類送節稽察俾司國計者知額因裁一倍耶

職增四倍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文職　洪武初

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

稽昔光武中興鑒前世冗官之弊裁省天下州四百

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

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　朝自　成化

五年武職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員極

冗未有甚于此時者也伏望　勑下吏部詳　洪武

年間文職幾何今冗員幾何裁革幾何通文武職員

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官逾多則國愈困而民愈病思所以處之也今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費饒裕具也再世有五人焉則二百金之家矣又再世五人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業不立墜乎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内臣藏獲也軍士猶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則其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然且必歎奈之何耗財若年

積歲滋不知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金之後已落爲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幾何而不竆乎所望　陛下早計豫思日愼一日心由此正念由此窒克己復禮之日由此而堅所天永命之道由此而致幸甚其後　國家經費百十倍于盛時而土木頻興齋醮繁興北虜南倭大軍數起兼以大臣貪掊姦贓無筭海内虛匱日甚　穆宗隆慶元年　上問戶部京帑所貯金存者幾何以賑軍國足備幾何年尚書馬森奏太倉見

存銀二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兩、歲支官軍俸糧該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儲二百三十六萬有奇、補發年例一百八十二萬有奇、通計所出須銀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數抵算、僅足三月、京倉見存糧六百七十八萬三千五十一石、歲支官軍月糧二百六十二萬一千五百餘石、遇閏加二十二萬餘石、以今數抵算、餘足二年、請崇儉約 上手詔曰帑藏之積、何乃缺乏至此、朕于一切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爾等尚悉心措處、以濟國用

[illegible]復奏臣查 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
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境一歲之入足供一
歲之用邊境固未嘗求助于 京師京師亦不煩援
拆于天下後因邊庭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
年例再變而有主兵年例然其初止三五十萬耳邇
來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其七八鹽法十
折其四五民運十逋其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各邊
則士馬不加于昔而所費幾倍于先在太倉則輸納
不益于前而所出幾倍于舊如是則邊境安得不告

急○京師安得不告匱臣等見聞有限宜乘朝覲之
期廣集衆思令中外各陳理財之策采酌施行　報
可遂差御史馬明謨趙巖譚落張問四人分查天下
軍需賸羨以補元年所彌之數又　勅都御史三人
分往直省清理屯糧指六月戶部奏供用庫觧到錢
糧申請科道查驗而中　旨云庫與局同遑　旨行
藎　上初即位時從言官議遣科道巡視監局後科
道論事忤奄寺因而諧並及得前　旨戶部執奏內
局止于內供而庫則民運入觧一歸奄寺科索無紀

自　景泰三年、已命御史監之、　嘉靖四十四年、因偽報焚毀、遂查刷以清耗蠹、蓋良法之必不可廢者、不報、又戶部都給事李巳陳吾德疏略曰、伏覩　陛下登極之詔、其于金珠寶不等項、止採買、又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俱加節省、不得徵求、成命一頒、懽騰海宇、何數年以來、左右近習、干請紛紜、遂至買玉買珠、不一而足、又有如太監崔敏等指稱缺乏、復行徵督、今府庫空虛、小民困竭、帑藏所入、不足以待一年之出、邊方年例、奏發者無時、省直饑荒、求活者不已、司

計之臣雖千方那補尚且不給茲以一玩好之故而用數十萬之費何以借支太倉雖有羸餘正宜存積以備經費尚可聽其不經支用而無繼于後耶伏望將該庫奏討金珠等料俯從末議申信 詔旨一以昭陛 下之儉德一以全 朝廷之大信疏上 詔李已下獄陳吾德削爵為民二年工科王璽言內庫之弊其在外者有三曰包攬花費曰解戶私逃曰那移延緩欲嚴擇官保籍其年貌以便稽查在內者有四曰鋪墊曰守門科尅曰茶果餽儀曰擬徙需索詎

驕欲如會典所載令鋪戶辨驗錢糧每季輒易庫夫盤運看守三歲一更科道官給與印記年貌木牌方令進庫至于紙筆蓆席車價點驗盡革亦宜酌量抑算立爲定額抽驗上庫者即用印記以防他日遺落委官解戶其在逃與係獄者歲月稍深物交必壞當先寄庫執其人付法司情有可原者赦勿治得旨俱如議行又太監李芳請裁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白青鹽三萬觔仍令二年後悉遵弘治例上嘉其節費惠民允之按穆宗恭儉樽

節有漢文之風初中官各進攢盒以次上食則命損光祿之經果餌則命于市以時值買進則損光祿餌金漸悉故用絹歲一易則命以楮代諸用磁器歲不費且易破損則命用金銀製造而磁價頓賤此皆儉德不可及者三年科臣鄭大經疏言災異疊見時事多艱宜 召大臣商確治理及 勅九卿言官弁撫按講求用人理財事宜以 聞四年內承運庫以空劄下戶部取銀十萬兩戶部尚書劉體乾疏京帑重寄乃以片楮取之安辨真偽乞覆請命 詔如數

以金進、七月、戸部尚書張守直言、國家貢賦、在量入為出、嘗考天下錢穀之數、計一歲所入、僅二百三十萬有奇、而中多積逋災免奏留者、一歲所出、京師百萬餘、而邊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其額外請乞者不與焉、二年用四百四十餘萬、三年則三百七十九萬、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於入矣、近遣四御史括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積者、而盡歸之太倉、然自老庫百萬之外、止二百十萬有奇、不足充九邊一年之用、國計至此、人人寒心、然以其大事而不敢言、或舉其端而

不覺其說亦未有能毅然行之者如入衛之兵無不言其當罷而今數年未決誠以邊事未寧虜患莫測異日或有以中之也自　嘉靖十八年被虜以來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餉蓋自五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計士馬豈盡皆實數芻餉豈盡皆實用耶臣不敢遠舉第以近年一二鎮之言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萬後三年止一萬乃今至十二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　嘉靖三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今至三十七萬

又以加兵復費十一萬矣舉主兵而客兵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今即不能如國初故額亦宜考嘉靖十八年以前近事而於其浮甚者且九邊去虜有遠近事有緩急必盡發內帑然後足用宜令廷臣酌議裁省不得過歲入常數之外臣亦移文督撫俾以歲用實數報部臣具籍以進惟陛下留神省覽其用財約于往昔者必忠臣也則有賞其糜費溢于故常者必非忠也則有罰一切出入許臣執奏上　問國計幸甚　上然其言　令各邊

督撫從實議處以　聞十一月戶部奏各府歲運內
庫京邊錢糧率被解戶攬頭侵冒有一人假充數名
者有一家而擅利一省者奸詭萬狀法紀蕩然今將
積歲輸納乾沒分數纖悉條例共一百八十七類乞
下　詔切責當事臣工務體國任事法期必行庶大
計有濟　詔各巡按御史盡法嚴追剋期完報逾期
不奏報者都察院查劾以
　聞五年正月　詔取光
祿寺銀二十萬進用寺臣及巡視科臣各疏爭之
詔減其半六月戶部覆戶科給事孟國奏請　敕戶

部侍郎一員同司嚮有心計者將中外財賦歲增
減出入之數行各撫按悉心議處前有可因固不必
過為裁省以傷國體後有可革亦不許濫為糜費以
損民財事完造册送部部類編為各司職掌以定遵
守仍將內府錢糧先後類首錄進覽度費出有經歲
計可裕矣從之嗣是所差御史諸人亦無別法清查
止將各省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天下庫藏空虛
災荒無備遂有苦其搜括適增煩擾者大學士張居
正疏曰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夫天之生財在

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强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惟樽節愛惜不以嗜慾戕之亦可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孝武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伏望軫念民窮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約以爲天下先而

勑吏部愼選守令牧養小民其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否則雖有

才能矜局止居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不但懲貪亦實邊之功也至于今天下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賦役不均花分寄詭恃頑不納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各衙門在官錢糧侵漁無稽查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去其害財者又何必索之窮困之民以耗 國家之元氣爲哉所差御史宜令回京而屯鹽之務但責成于該管撫按以後上下惟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

也疏下戶部覆議言財用當經理者其一兵餉之費取辦屯鹽宜稍倣漢法民願得爵及贖罪者令人粟於邊酌地里遠近而遞減其貲使人樂從則塞下之粟必多他如均隱占清驛遞復湖蕩革包攬禁投獻諸條 命着實舉行之至 萬曆初輔臣居正等疏言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一歲輸太倉銀庫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價道度牒之類盡此矣嘉 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今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

進貢者少姦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
邊費省減又適天幸歲比豐登故倉庫稍羨而閭閻
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方欲候　國用少裕
請特下蠲租之　詔以慰安元元今查　萬曆五年
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
僅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十餘萬
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
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
多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

節年贓犯財產已盡無從完納故數頗少兩次奉
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
之供故出數反多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計三年所入必餘有一年之積而後可登於太平今
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年復一年舊入者日消磨新
收者日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將有四方水旱之
災疆埸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欲取之於官則在所皆
虛無可措處欲取之于民則膏血已竭難復苛求況
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

等之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伏望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及讀 萬曆會計錄九年以前凡天下歲入本折各色通計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而錢鈔不與焉除入內府凡六百餘萬其出數莫可稽憂國奉公之臣惟漕糧銀庫出入之爲廪廪矣太倉漕糧者

歲運東南米四百萬石以仰給　京師者也凡百官員役七十八衛官校薊密昌平鎮兵皆倚此爲命且京城編民必藉此而後腹果然年來多行改折或以河工截用或以災傷題留於是漕米漸耗往往出浮於入大抵改折愈多則漕積愈耗改折漸少則漕積漸復太倉銀庫者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鹽餉諸銀之所委輸以備內供以給官府以餽邊餉以充百用者也近因中外多故災祲頻仍原額內有改本色備邊者有留充兵餉者有別項那用者于是復損額四

十萬且逦年徵解非完者、動至百數十萬。大司徒極意搜求、額外有若開納事例、有若漕糧改折、曰稅契、樽節、曰新增屯地、曰節省公用、曰吏承納班、曰缺官柴馬、曰隱濟折席、曰抽扣工食、曰新增鹽課、曰廣餉積餘、曰帶徵逋欠、曰扣除月糧、其於搜括之路、亦已竭盡無餘矣。然而出浮於入、額內外皆然、而額外尤甚。計額內之出也、九邊年例歲費太倉銀約四百萬、竭一歲之入、已不能支、而供用庫之香蠟草料、惜薪司之糯米、京官員之俸折、光祿太常之果品諸價、修

倉庫軍夫之米折、昌平之犒賚、寶鈔司之稻草、諸倉場之草料、兵部之馬夫、酒醋麪局之豆麥、光祿寺之錢鈔、廚役、神樂觀之舞生、禮部之賞夷折絹、工部器皿廠之小麥、丙字庫之召買絲綿、司苑局之豆草、京衛所官之布絹、軍伴營衛之草料、三都司之行月糧、諸額內之出約歲七十萬、皆取辦於太倉。若大軍需、若珠寶市買之屬、或百有餘萬、或二百有餘萬、則皆太倉額外出也。何歲不需、何年不發、無慮計三十年之通、即以邇者三年計之、始猶出浮于入、今則出倍

于入昔之逋欠者十之三今之逋欠者十之四五是何以故民原也財派也原大則饒原鮮則竭今天下財原誠竭矣自用賦加派也而農民竭自歲督金花巧增稅契也而農民益竭自攫金釋也而豪右竭自開例誘納也而素封之家竭自傳遞驛騷也而人與馬俱竭夫天下獨有此民民獨有此財剝蝕之於彼安能復灌輸之於此是以銀庫竭則搜括省直矣搜括盡則借改漕折矣漕折盡則開納事例矣事例盡則借京糧借老庫矣老庫盡則旁借冏寺矣老庫原

積銀八百餘萬冏寺原積馬價九百餘萬乃 祖宗累代遺蓄扃鑰惟謹以戒不虞者今一洗而空之各僅存七十餘萬大非防危慮患之初意矣然當月猶有可搜可改可開可借今則無復可搜無復可改無復可開無復可借九邊貔貅待哺嗷嗷居恒無事時欠餉百有餘萬主計之臣竭蹶而不能支求之內帑內帑弗應求之省直省直盡空責無米之炊于巧婦其亦難以冀矣然而大可憂者不在 國課在天命人心也光祿寺者職司大內膳羞者也撥糯米豈民

還共之果品厨料則官辦若為原額會計諸色銀二十四萬一千八百餘兩歲該于戶部關領錢鈔銀三萬兩　嘉靖中年用至三十六萬過矣後奮然一加查刷遂減至一十七萬改錢鈔銀為一萬七千悉裁靡濫以故蓄積饒裕　穆宗皇帝未登極時嘗食驢腸而甘之及即位偶以語左右左右請　詔光祿常供　上曰若爾則日殺一驢吾不忍也禁弗許當其改元初即裁原額為二十二萬是年以光祿餘銀三十萬借計部發邊賞而後稍稍取充內庭用內監

供御傳進無時、多溢額外、靡有紀極、所節不經之費、誠宜著實施行者、若庖厨諸役、貪緣影占、空名縻餼之當革、則會計錄言之詳矣、內庫者、掌金銀粟帛茶蠟顏料之屬、皆爲 上供需最大者、曰金花銀、乃國初所謂折糧銀也、 正統以前、俱觧南京、每歲武臣赴彼關給、以爲常祿、邊境或有緩急、亦皆取給其中、蓋其時事省而用節故也、 正統元年、始議於南京改觧內庫、歲以百萬爲額、自是以後、惟放折武俸之外、悉爲 御用矣、 隆慶間、大司空朱衡目擊內

府監局、一切徵派浪用、乃言 朝廷供應、皆民脂膏、宮中府中當爲一體、謂宜親發 訓辭、俾諸臣得隨事執奏、爲撙節地、當時轉環聽之、故歷至於今、凡請錢糧解進、猶以科道臣數貲用意、良亦遠矣、乃以此爲防、猶有監局守催、璽罵大司空、而不忌者、且一礦金至、則曰著內庫進收、一稅金至、則曰著內庫進收、非直歸內庫、實歸東裕庫也、夜光之珠、照耀宮寢、猶璃寶錄充牣、 皇居、若羨餘、若乾折、若鋪墊、若抄沒、若孝順、若徽璧陳設種種、夥稱何可勝既、即以三十年

金花銀之當不下數千萬積矣其可徙積有用爲無用乎大抵當時外廷告急而內藏頗殷、天子特持節縮之權遂不可測而議者謂齒及上方則喉舌之地見以內侵而急於操上必不能兼言治矣談及邊餉則干城之士見以爲中制而疎于備胡必不能兼言節矣於是其入也國未享其一而民已耗其十其出也上耗其十而下猶未沾其一者出入不復相程豈啻歸於偏附財安得而恆足乎嗟夫猶是宇宙間有盡之財藪耳不理其出而理其入即盡搜括恐非

不涸之倉也而況其未易集也則不得不逆而議生運海不如屯田鬻爵不如開鑄賦農不如廣儲粟通鹺利乃言而未必行行而未必効則人也非法也漢充自領屯田不振延議唐委鑄事于親王秘閣學爲鹽鐵租庸轉運使所置諸道皆愼簡當時之選我

先朝曾以重臣屯未幾報罷今銅冶之使欽焉未備郎掌治粟而分離務者所除而委任何如也則人輕也邊日上首功而七事之法往以叢其數不相覆也吏日抱底簿而考成之法往以叢其數不相覆

也地曰言無隱鑄無隱煮而功罪之曠徙以聚其數
不相覆也則人匿也庚桀成之難既欲芻剃其事捍
慮始之難又欲塵土吾法而牖時事之難又洴欲萍
梗其官也則人倦也夫天地原有此利我茀發洩融
液以蓬之求用者畢收于有用則生也而不任即利
亦或有其害我復撥則緘結以閉之使有用者不逸
于旁用則生而逝通而節也而又不任經緯失而天
地闕人實爲之法于何有哉然而有貧國無貧天地
有匱民無匱政事誠一旦大反弊端而中外貴心而

究理之奚遽不可轉匱成豐御貧得富而紛紛末議亦奚爲哉